

孤灯燃破“十字关”

——黔北工委旧址追忆宋至平先烈

任军明



端午假期,我终于在德江县平原镇十字村逗留了半日。之前几次去平原镇杉园社区瞻仰“黔北工委旧址”,解说员都告诉我们:现在这个旧址,最初是从五公里外的“十字关”搬迁过来的。宋至平同志当年从四川到贵州,头一晚就是在十字关“落脚”。

十字关,是平原镇十字村一个小山寨,因地处德江与凤冈两县十字路口而得名。青山环抱,古柏森森,寨子中间的公路旁,三棵百年银杏枝繁叶茂,绿荫如盖。整个山寨静谧自怡,给人一种“竹深林静无人语”之感,像一颗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。

趁着下午的闲暇,我沿着水泥公路穿过一片竹林,拐进一户牟姓人家的院坝。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站在阶沿上,热情地跟我打招呼,连忙把我让进堂屋坐下。茶水端上来后,老者告诉我,他是寨子上年纪最大的了,后年就满九十岁。寨上还有两个同龄的老头,但身体不如他硬朗。我顿时肃然起敬。当我问起黔北工委的宋至平同志时,眼前这位老者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……

那是1947年腊月,大雪封山,有一天夜里雪下得特别大。听老辈人说,有个叫宋至平的湖南人,受了“黔北工委”负责人

县县长,后来调到北京去了,帮他,很快就把周边县的地下党组织重新清理建起来了。那三间四壁漏光的茅屋,就成了革命的堡垒。隔三差五,夜里油灯一摇一晃的,他们就在里头开秘密会。后来又成立了“翻身会”“农协会”“同心会”,喊出“抗粮”“抗税”“抗丁”的口号。我们这里和周边县的穷苦百姓都跟着干,革命的火越烧越旺,声势越搞越大……

后来为了好联络,宋先生们就从十字关搬到了杉园那边的营盘山上。杉园营盘山就在平原街上出头处,离这儿大概九里多路,是德江去务川、四川的必经之地,早先清朝黄号军修的,有石城墙、石卡门、土炮台,还有三间木屋。宋至平就在那儿借办夜校的名义,继续搞革命。

短短两年,宋先生们就组织起了两三千人,拿起武器,先后建起黔东纵队、黔东北游击队、涪潭游击队。还搞了松桃、涪潭、郎岱等地的武装暴动。后来这支队伍跟解放军主力东西呼应,最后一起解放了辰溪、凤凰、铜仁、江口、思南、德江、凤冈、涪潭等十座县城。那真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,宋同志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!

据说,1949年2月贵州省工委正式成立,宋至平奉命去贵阳领导青年团工作。那时候贵阳还没解放,“白狗”还是吓人得很。他为了保护同志转移,自己留下来,结

果八月份被抓了。在牢里,他咬破手指,在香烟盒纸上写下“你们要坚持”,用血当墨,拿命当灯,给同牢的战友鼓励着,指明革命才有出路。10月5号深夜,新中国成立才几天,离贵阳解放还差两个月,他就在八角岩下被特务活埋了,当时才三十三岁啊!

老人说到这里,目光深邃,满是敬重。我默默听着,心里沉甸甸的。

记得上一次参观黔北工委陈列室,我久久凝视着宋至平的旧照片:清癯的面容上,目光如炬,穿透岁月。“这是烈士英魂长存的地方。”身旁一位同行的老人低声说,粗糙的手指拂过展柜玻璃,仿佛在摩挲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。今天眼前这位老者讲述时的神情,恰如那日陈列室里抚摸展柜的老人,一样的深情与敬重。

末了,我起身告别,老人一直送到院坝边。

天色尚早,我决定独自驱车前往返程途中的黔北工委陈列室,带着这次十字关的所见所闻,再去“重温”那段沧桑岁月。

到了黔北工委旧址,供职于平原镇政府的老朋友早已等在陈列室门口,在他的陪同下,我又了却了一场追忆英烈的夙愿。

快走出陈列室时,我的目光落在一盏旧油灯上。灯盏已枯,灯芯蜷曲灰暗,可在灰烬深处,我却分明感到一种不息的热——那点微光从未熄灭,它穿透旧日的厚重黑暗,径直楔入后来者的胸膛。它属于过往烽烟,更在每一个追寻光亮的灵魂中,重新点燃永恒的灯芯。

走出旧址,阳光正慷慨地铺洒在营盘山古老的石墙上。远处村落炊烟袅袅,孩童的笑语乘着山风在谷壑间清脆回荡。如今的十字关旧址已迁至杉园营盘山,修葺为“中共黔北工委陈列馆”。崭新的丹楹与苍翠山色相映成辉,成了无声的爱国主义课堂。四方来客在这里重温誓词,聆听那风云跌宕的过往。

回望旧址,一幅画卷在我眼前舒展。宋至平于茅舍中点燃的烽火,早已化作人间安宁的灯火;当年他踏雪叩响的险峻关隘,如今已是坦荡通途。先驱者以血浇灌的理想,已在红色沃土上生长为一片葱茏的森林。这焕然新颜的旧址,正是对英魂最深挚的告慰。

青山有幸,托起忠贞的骸骨。宋至平早将自己的名字,镌刻在贵州人民心中,成为一座永不风化的石碑。归途中,我不禁轻声低吟:

夜叩黔东十字关,孤灯燃破万重山。
当时茅舍策烽火,新址丹楹焕旧颜。

我的心为水所伤

李志仙

十余年来,我从未这样持久地、沉郁地注视着屏幕里的八桂大地。2026年盛夏,台风“美莎克”裹挟南海云团压境而来,连日暴雨倾盆,郁江涨、浔江满、黔江奔涌、西江掀浪,千里江河一夜褪去温驯的底色。浑浊的浪头裹着泥沙漫过田埂、冲进街巷,将桂东南的沃野与村屯浸成一片苍茫泽国。

狼来了,狼来了。喊了多少年的水患预警,在我们以为安澜常在时,洪水这匹“狼”真的扑到了眼前。它肆意冲毁田垄、吞没房舍、撕裂道路:郁江贵港段出现46.88米洪峰水位,超警戒水位5.68米,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;横州市六蓝水库发生漫顶溃口,宾阳县多座水库相继出险,大批村屯受淹、民房进水;多条城乡道路被洪水截断,往来交通中断。截至7月8日,广西共有57条河流79个站点超警,最高超幅达6.24米,汛情之峻,牵动四方。

“川壅而溃,伤人必多。”两千多年前《国语》里的句子,此刻化作眼前最真切的创痛。古人笔下“浩浩怀山襄陵”的水患,穿越千年时光,再度漫进我们的生活,漫过堤岸的江水凝重沉郁,像一支反复低回的悲悯曲,敲在我们胸口,滞重而酸涩。

世世代代临水而居的人们,本只想守着田土过安稳日子,可一次次被深夜的预警声惊醒。村头的喇叭循环着疏散通知,基层干部与救援人员蹚着齐腰的积水逐户拍门,扶老携幼向高处转移。有人抱着熟睡的孩子趟过急流,有人帮养殖户赶着牲畜避险,有人搬着老人的常用药跟在队伍里。深一脚浅一脚的转移队伍里,总有党员的身影走在最前探路,留在最后收尾。这些风雨里逆行的身影,是洪水中最暖的微光,却也更衬出灾难本身的沉重——因为我们本不必如此奔波仓皇。

管涌、散浸、漫坝……这些往日陌生的水利术语,一夜之间成了人人揪心的日常词汇。郁江告急、浔江告急、黔江告急,汛情接连传来。贵港郁江南岸堤坝突发管涌,抢险队伍扛着沙袋直奔险段;大藤峡水利枢

纽彻夜调度,本轮洪水累计拦洪12亿立方米,精准削峰错峰;消防救援队伍驾冲锋舟逐户搜救,武警官兵昼夜装填沙袋加固堤防。从骨干水利工程到乡间堤围,从省级统筹到村组值守,一道道防线在雨里筑起来,硬生生托住了汹涌的水势。可这众志成城背后,是一场本可以更轻的伤痛。

清人张圣裁曾写:“江陵自古称泽国,全仗长堤卫江北;咫尺若少不牢牢,千里汪洋只顷刻。”千年治水,我们总在加固堤岸、筑牢工程,可我们常常忽略:最坚固的长堤,从来不止是泥土与砂石夯成的岸线。

这时,我们似乎听不见江流两岸的伐木声了。那些伐木者早已被洪水吓得弃奔而逃,只剩那些刚被砍去树干的树桩,在雨里沉默着,像在诉说什么。现代工具足够锋利,一棵生长百年的老树,两分钟便能被电锯伐倒。

森林消失了,植被退化了。昆虫、飞鸟、走兽失去了栖身之所,疲惫的鸟翅再也找不到落脚的枝桠,只剩裸露的岩石、稀疏的灌木。自然用亿万年的时光滋养着人类,而过往一段时期,我们曾以粗放的发展方式向自然无尽索取,让山体遍体鳞伤,让水土不断流失。终于,不堪重负的自然以它的方式给出了回应——石漠化蔓延,洪水频发,极端天气接踵而至。风雨肆虐之时,失去植被涵养的土地留不住雨水,失去根系固持的堤岸更容易溃决,洪水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份来自自然的回应,沉重,也引人深思。

面对这样的场景,我们也禁不住会像阿尔尼姆那样,惊叫一声:“天啊!”

请记住一棵树吧。洪水里,一个与亲人失散的小女孩,死死抱住一棵小树撑到了救援到来。不是她不肯松手,而是那棵同样弱小的树,用枝干紧紧拥住了她,成了她在死亡面前最后的依靠。还有那群受惊的水牛,在浩渺的水势里挤在坡地的几棵树下,是抖瑟的枝叶为它们撑起了一方立足之地,换来了生还的希望。树不语,树就这样

坚守着。我们的父老乡亲躲在屋顶、爬上高树,水涨一寸,便往上挪一寸;而最先驾着冲锋舟赶到他们身边的,是逆流而上的救援者。树不语而坚守,人无言而逆行,风雨里的这两份守望,同样动人。可我们是否想过:那些沉默托举生命的树,我们本有什么理由,非要刀斧相加?

任何一株草、一棵树、一只虫,无论多么微小,都是生物圈里不可或缺的一环,与我们彼此牵绊、共生共息,本就值得我们满怀珍视。如今生态退化的警钟早已敲响,水土流失、物种消逝、极端天气频发的过往历历在目,这份沉重的代价也在提醒我们:未来会不会重蹈覆辙,答案从来都攥在我们自己手里。

与其说2026年盛夏,临水而居的八桂儿女为水所伤,不如说这场洪水再一次为我们敲响的生态保护的长钟——我们曾对恩泽万物的自然有过亏欠,而最终承受代价的,终究是我们自己。

伤痛不是终点,而是警醒与行动的起点。暴雨终会停歇,洪水终会退去,西江、郁江、浔江的浊浪终会恢复往日的平静。这些年,我们早已走在弥补与修复的路上:广西持续推进左右江石漠化综合治理,万千群众上山植树、巡河护林;漓江流域生态保护持续发力,河湖长制落地到每一条溪流;从退耕还林到湿地修复,从流域生态治理到绿色低碳发展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,正从纸面走进山野田间。与此同时,防汛减灾的屏障也越筑越牢:骨干水利工程相继投用,“预报、预警、预演、预案”的“四预”体系覆盖江河,基层防汛责任直达村屯。

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,这场洪水在八桂大地留下的伤痕,将会随着家园重建慢慢愈合。只是这份被水灼伤的痛感,值得我们长久记取。对自然多一分敬畏,对生态多一分呵护,对防线多一分坚守,千万人同心同行,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脚下的土地,让寻常日子里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,只有烟火安稳,再无水患惊扰。



天山之水
罗偲 摄

梵净山赋

罗有铭

洪荒之力,铸磅礴武陵,雄奇主峰,耀古今中外。

慨兮,红云金顶凌空峙,万米睡佛卧琼殿;梵天净土藏灵秀,弥勒笑佛布道场。擎天一柱,镇飞云风雨;层峦千嶂,拱护三县青苍。圣名远播,信众熙攘而虔拜;文脉绵长,位列华夏五大佛山;生物多样,获评国际人与生物圈;地貌奇绝,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。北回归线多荒莽,独留此地翠峰环。八千珍物,汲天地精华;万步云梯,通古刹禅垣。万卷书崖,镌刻千秋青史;金丝灵猴,守望万古江山;拱桐佳木,细数山海沧桑;幽涧流泉,吟颂幽谷清欢。

唏嘘!巍巍梵山,立黔疆、接巴蜀、通鄂壤而连八荒;潺潺溪涧,汇锦江、奔沅水、入长江以起沧澜。明万历年,神宗御敕,重修金顶,誉“天下众名岳之宗”;妙玄弘法,广建伽蓝,尊“弥勒道场中兴始祖”。立四大皇帝庵于松篁幽壑,建四十脚庵于溪畔山旁。彼时殿宇恢弘,香烟缭绕;四方信众,百川来朝。文人骚客,题诗勒石;往来贤士,涤虑澄心。山藏灵

物,鸟兽相和;峰途虽险,履之皆安。

悲哉!后世兵戈扰攘,匪祸连绵,古刹蒙尘,禅庭罹难。断壁残垣湮翠岭,千年盛景敛华颜,风华沉寂,名山黯淡。

喜兮!时逢盛世,政通人和,百业俱兴。贤达倡举,万众同心,古刹重光,山门再启。旅业盛典肇兴,乡村振兴揭牌。青山含笑,流水欢歌,佛境重焕生机。修缮殿宇,高僧复驻禅林;拓修途途,索道凌云贯寨。四方游客接踵,年逾百万之众;黑湾河畔,宾朋盈堂;金顶禅城,香靄凌云。四时风物,秀冠东南。

春韵:万山红遍,朝旭流辉,鸟语悠扬,霞光铺远;夏姿:幽谷凝青,苍峦如海,云涛舒卷,岚气清恬;秋致:层林尽染,夕照含晖,金风拂岭,逸兴悠然;冬魂:千峰凝素,天地澄明,琼枝玉宇,宛若仙寰;夜幻:手挽清辉,身依星斗,虫鸣入夜,梦醉云天。

感兮:梵天净土远红尘,疑是仙踪落世间。红云金顶浮瑞气,清辉浸染水云寰。万灵芸萃基因库,北回归线翠锦湾。何须天涯寻胜境,登临此山即仙关。

苗王城赋

杨智勇



西南苗疆,黔东松桃,有城巍然,名曰苗王城。岁月悠悠,古韵绵绵,承载千年荣光。

密林围护,石屋罗列,石墙环绕,坚如磐石之固。观其木屋,质朴而厚重,每一块石头都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石墙蜿蜒,如龙蟠虎踞,守护着这一方天地。巷陌纵横,曲折幽深,宛如迷宫暗藏,步入其中,让人仿佛穿梭于时光的隧道。吊脚楼依势而立,错落有致展风情,那独特的造型,似在轻舞,彰显着苗族建筑的神韵。

歪门邪道,独具匠心,显智慧之妙。此设计巧夺天工,既能御敌,又添神秘之感。防御森严,壁垒森严,护一方之地。城垣高耸,见证烽火过往,诉说历史沧桑,它如一位忠诚的卫士,默默守护着苗王城的变迁。

苗族文化,璀璨而辉煌。银饰叮当,闪耀如星,装点娇容丽影。那精致的银饰,在苗族女子的发间、颈间、腕间舞动,熠熠生辉,美不胜收。苗歌悠扬,声动天地,吹奏欢乐乐章,其音袅袅,似能穿透云霄,唤起人们内心的喜悦与感动。古歌传唱,韵味深长,倾诉先辈衷肠,那古老的歌谣,饱含着苗族人民对

生活的热爱与对祖先的敬仰。蜡染布上,绘就斑斓梦想,尽显艺术灵光,每一幅蜡染作品都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。节日盛时,歌舞狂欢,热情溢满苗乡,他们身着盛装,尽情欢歌,让整个苗王城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。

且看那苗族的传统习俗,婚礼庄重而热烈,丧葬肃穆而庄重,每一个仪式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苗族情人节“六月六”,苗族祭祀“苗年”,苗族绝技“惊艳绝伦”。苗族的美食,独具风味,酸汤鱼、社饭等,令人垂涎欲滴。还有那神秘的巫蛊文化,虽充满着神秘色彩,却也是苗族文化中独特的一部分。

苗王城兮,宛如明珠耀南疆。传承不息,文化之根永流芳。迎宾客至,共赏其魅,领略独特风光。在这里,人们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,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。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愿苗王城,恒盛恒昌,永绽辉煌。让这古老的城池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,让苗族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传承与发展,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生辉,让苗王城的故事永远流传,让世界都能领略到这来自西南苗疆的独特魅力。